

盧若騰詩輯註

陳漢光

去年春，余與陳陸章先生合撰「盧若騰之詩文」，其中收詩三十首。同年冬，因魯王真塚發現，偕廖漢臣兄往金門考察，得知若騰「留庵集」及「島噫集」尚存。返臺後，復得金門縣立圖書館館長吳騰雲先生及許如中先生之協助，因與收藏者交涉，幸獲寓目「島噫集」等。於是，乃輯所遺各詩；依「島噫集」體例，分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四大類，並略按年代前後排列，輯成本篇。若騰詩為反映南明時代之產物，描述明鄭黑暗面，尤為精彩，可作史料，亦可作一時代之藝文代表觀之。

本篇成稿之後，蒙毛一波先生校閱並指正，并此誌謝。

一 五言古

乙酉夏將赴中都行次錢塘南都已不守矣歸過黯澹灘再

題太保廟壁

危灘數十丈，渴作轟雷響。舟子熟操篙，視之平如掌。涉險貴有備，此理良非延。如何同舟者，胡越分其黨。唇舌費蜩蟬，肺腸盤蛇蟒。帆檣任傾摧，棄置柁與槳。倏忽遇風濤，胥溺葬滄溟。哀哉行路難，去去將焉往。澤畔強行吟，何人共慨慷。

註：黯澹灘，在閩江上游，當時若騰之赴浙江，似取道福州，溯江而上；回來也是同一條水路，放流而下，故有「再題太保廟壁」之事。乙酉，即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西曆一六四五年。

神 霧

辛卯三月朔，胡騎躡禾山。雖飽未馳去，迴指滄溟灣。滄溟不可到，模糊煙靄間。援兵次第集，神霧始飛還。當時水師盡入粵，倉卒一矢無人發。若非螭蛇挾霧遊，全島生靈化白骨。歲歲給軍民力空，

臨危偏藉神霧功。安得學成張楷裴優之奇術，晏然高臥海島中。

註：永曆五年（辛卯，順治八年，西曆一六五一年）三月初一日，清兵陷廈門，繼而擬進兵金門，因霧作罷。此事，史書多未見。按鷺島道人夢葦撰「海上見聞錄」僅云：「閩撫張學聖同提督馬得功集各處民兵及船攻廈門，鄭芝鵬怯懦……遂登岸。……三月一日，清撫院張學聖同興泉道黃樹渡海，見島嶼孤懸，波濤環繞，驚為絕地，即先引回，令知縣張效齡安撫居民。……」又按若騰撰「重建太武岩寺碑記」：「……國變以來，獨吾島一片乾淨土，辛卯三月三日之霧，……」云云，可見其時約在廈門陷後之第三日。

丙申三月初六日大風覆虜

雖有千萬卒，不如一刻風。卒多而毒民，歲月無終窮。風勁而殲敵，一刻成奇功。彼狡潛擣虛，乘潮勢艦艣。夜發筍江曲，朝至潤頭東。虜笑指三島，云在吾目中。陡逢巽二怒，進退俱冥瞢。隊隊舳舻接，打斷似飛蓬。齊擐犀兕甲，往謁蛟龍宮。亦或免淪溺，飄來沙上艣。猛獸傷入檻，鷺鳥困投籠。始知乾淨土，不容腥穢缸。效靈者風伯，仁愛屬蒼穹。謂宜當天意，開誠兼布公。苟不救水火，發憤難為雄。

註：按永曆十年（丙申，順治十三年，西曆一六五六年）三月初六日，大風覆虜事，南明野史多未載，「明史」亦未有此記錄。此事未知是否當時傳聞失實，抑或史家之漏筆。惟若騰之另一撰作——「重修太武岩寺碑記」，亦有「……丙申三月六日之風變，而俄頃出人意表。雖云天意，亦藉山靈，……」之句，似不致誤也。

庚子元夕

年來蕭條景，無如今元夜。簫鼓啞無聲，火樹光華謝。祠門乏膏粥，宴客缺酒炙。旱荒久為虐，鄰不富禾稼。加之助軍興，箕歛無等

差。丁壯及梢手，應募索高價。家家剝肉供，此例何時罷。悍卒猛於虎，縱橫任叱咤。晝而攫通衢，夜則掠廬舍。十室九啼飢，桅燈問誰借。復傳滿洲虜，數萬紛南下。猙獰喜啖腥，各各精騎射。舟楫非彼長，水戰我所服。云胡謀去此，海來羣稅駕。哀我島上人，如獸在罟獲。翻羨草無知，豈憚蟲沙化。上帝匪不仁，鑒觀寧無訝。呵護有神機，孰得觀其罅。

註：永曆十四年（庚子，康熙十七年，西曆一六六〇年）元旦，那時正是鄭成功南京大敗，班師金廈；而和議不成，清兵即將來攻。故此詩充滿「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氣氛；而詩中所謂「悍卒猛於虎」、「十室九啼飢」等，更由此而知當時敗兵之爲害以及金門百姓貧困等情形。

庚子五月初十日破虜

狡虜非不狡，彼已知未真。舍陸趨大海，輕信我叛人。叛人懷觀望，欲前且逡巡。誤彼曳落河，血肉飽巨鱗。其被俘獲者，斧斤雜前陳。斷手或腹足，又或剝鼻唇。縱之匍匐歸，彼酋慚且嗔。而我賀戰勝，亦當究厥因。其時水上軍，釘舟膠不振。敵來何飄忽，矢集若飛塵。戰鬥無所施，空說不顧身。時哉東南風，蓬蓬起青蘋。驅潮上海門，奮擊似有神。遂使兇孽駭，一鼓入蹄毘。自是天意巧，非關人力振。我有一得愚，願與智者論。時時如敵至，此令當五申。

註：永曆十四年（庚子）五月初十日破虜史事，南明野史所載甚多，中以「臺灣外記」較詳，今錄出以印證之：「時總督李率泰正知會將軍達素，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同安總兵施琅各港齊出師，合攻兩島（即金廈二島）。忽有偽鎮右虎衛陳鵬差人密款，奉令守高崎，欲放空砲，接五通師渡廈門。……五月初八日，滿漢官兵悉配在船，俱約初十日齊出。是日黃梧督諸船乘潮落出海門。功方遣陳堯策持令箭，坐快哨遍傳各鎮諸船不許擅自起碇！當看藩主帥船號砲連發，方許起碇迎敵。如違者斬。正傳到周瑞燭船，而海門師大至。堯策不及馳去，與瑞燭衆戰。戰逾時，被火藥所焚，全船沉沒。繼至陳輝，輝揮衆死拼，損傷過半。輝見勢危情急，下艙發火。跳過船者，適逢艙中火藥沖起，燒死甚衆。餘卒疑爲計也，咸不敢過，輝乘遲疑，砍斷旋索逸出。成功見周瑞船已焚沉，陳輝傷損棄碇；而黃梧率舟師雲至。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

』？左右答曰：『流已平矣』。成功曰：『流平即潮轉，潮轉則風隨之，速發火砲，俾諸船起碇迎敵！』遂連發三砲。諸船得令盡起，各發斗頭砲。功囑何義守坐駕，自下八獎快哨，來往催戰。時近午，潮湧風發，四處齊進。而鄭泰又命水師鎮蔡協吉率趕繪船二十隻，從浯嶼繼進，合馬信、洪旭、黃廷、林順、周全斌等諸大船於鼓浪嶼後象鼻前，橫攻焚殺。梧船風不利，潮又逆，互相觸壞，眩吐昏迷，強立不定，遂潰，僵屍滿海。有船三隻，見圭嶼，欲攏岸，舵公不允，衆疑有異心，殺之。登岸遙望，乃海中孤嶼，是絕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蟻至。無奈抽矢出刀，據岸拒之。功見有四百餘衆，遣馬信折箭爲誓招之。諸人計窮，乃投刀矢降，後亦被成功溺於海。其出同安港將軍達素，總兵施琅駕船趨高崎以應陳鵬約。但鵬謀投誠，全鎮部將悉僉名號；獨不通知其左營陳蟒，以蟒實故也。我師恃有約，船未到岸各爭先上。僅蟒一隊站近水，見滿漢兵皆已棄船登岸，勢急，不俟號令，即章其所部向前。我師意爲來迎，不防。蟒發砲，死者過半。殿兵鎮陳璋聞砲響，以爲陳鵬發令，亦喊聲合擊。水師吳豪率船抄其後圍攻。所有先鋒船隻悉沈水陷於綽，十僅一二歸而已。鵬愕然計左，亦揮領兵林雄、領旗協劉雄，前衝營劉俊，亦從東擊下。遂大勝，報捷。……由此更可知此兩史料之確實性。惟詩中所謂「其被俘獲者，斧斤雜前陳，斷手或腹足，又或剝鼻唇，縱之匍匐歸，彼酋慚且嗔。」茲再錄「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以證之：「初十早，……三股水陸，集滿漢精銳，費許多軍器船隻，被俱我師殺死不計，生擒老本酋長，斬手割耳□放回不計。達素只率陸師回福省，會議再犯。」由此可見，本詩內容，實是地道之記事詩，史料價值甚大。

失馬

吾從大夫後，徒行疇云可。貧來出無輿，款段僅未跛。人馬頗相稱，出入遵道左。官軍昨南征，括馬忽及我。此非絕塵足，奚堪載騷果。兼無致遠力，五石詎能荷。奪我代步資，立意殊瑣瑣。榮辱本無關，失馬固非禍。吾老當益壯，習勞未敢惰。安步以當車，達觀理自妥。與馬日相逢，對之無懷懼。

註：此詩應係鄭氏南征時所作。位高如若騰，其馬尚被掠去，由此可見當時苦境。

林子漢寄詩見懷次韻答之

去秋把君臂，芝蘭欣同趣。裘葛忽更非，江雲隔渭樹。幽人嘆索居，形影相談吐。況乃嬰疾病，杜門惜跬步。翹望古人來，風波不可渡。近傳胡兒馬，遠避漢人戍。日夕舟楫通，不妨任去住。遺我詩百篇，何如一惠顧。

註：林子漢，即林霍，別號滄湄，同安橄欖人。食貧讀書，博洽能文，遺著甚多：有「續閩書」、「滄湄文集」、「滄湄詩話」、「荷樓詩選」、「滄湄詩集」、「樂韻」、「明遺民錄」等。（見「同安志」、「廈門志」等。）

責子詩次陶淵明（靖節）韻

（里中細人從軍，其父咆哮無忌，感而賦此。）

臧穀均亡羊，達人考名實。世亂重干戈，空復事紙筆。嗟予及衰憊，子焉寡儔匹。爾力幸方剛，克家貴擇術。所見鄰里人，從軍去十七。各各庇阿翁，睚眦人股栗。爾猶讀父書，定知是蠢物。

註：由此詩，可以看出當時鄭氏徵兵之部份反應。所謂「所見鄰里人，從軍去十七。」更可推論到金門從軍人數之多。

勸世

莫涎他人田，莫覬他人屋。涎田爲種穫，覬屋圖棲宿。人生如寄耳，修短安可卜。一物將不去，底事空勞碌。況奪人所寶，內外咸怨讟。或云田屋在，堪作兒孫福。豈知機心萌，己中鬼神鑄。縱使營置多，終當破敗速。但看已前人，後車勿再覆。

註：由此可以看出若騰對於建業置產之感想；所謂「人生如寄」，更可推論到若騰之人生觀。

病馬

入門作病人，出門騎病馬。可堪貧如洗，兩病都著啞。我馬不能言，主人筆代寫。所病病在饑，消瘦剩兩踝。無復霜雪蹄，遲遲行其野。感主相憐意，垂鞭不忍打。他人富芻粟，食多恩恐寡。願守主人

貧，忍饑伏櫪下。

註：此詩也是若騰晚期作品，所謂「貧如洗」、「病在饑」已足證明。「垂鞭不忍打」句，寫出其憐憫心情及於獸類。故若騰在浙江布政使任內有「盧菩薩」之稱。

遣馬

久矣勞爾力，不能充爾食。爾意亦良原，忍饑依我側。我貧日以甚，爾饑日以逼。中夜聞悲鳴，使我心悽惻。我無媚俗骨，宜與窮餓卽。忍併爾軀命，市我弊帷德。贈將愛馬人，剪拂生氣色。努力酬芻豢，馳驅盡若職。道途倘相逢，長嘶認舊識。

註：若騰貧窮，竟至如此；雖區區一馬，尚無力畜養。以此與「冷竈」一詩互證，益信其言不僞。

識病

稚子愛弄影，翻爲影所弄。凡事因應間，亦如形影動。影雖有起滅，形本無迎送。寂感皆自然，體用竝空洞。一念涉安排，諸緣齊闕。說與才智人，須識此病痛。

夜驚

瀨海諸村落，處處聞夜驚。暴客暗窺襲，出沒何縱橫。所恃禦力疾，加以船身輕。輕疾在舟楫，製造豈難成。鳩工兼募士，旬日得勝兵。撲滅赴火蛾，何須刁斗鳴。惜茲小勞費，坐合賊勢勦。竊恐載北騎，夜渡寂無聲。弗摧虺爲蛇，貴有先見明。

多悔

平生多悔事，尤多文字悔。樂道人之善，筆墨無匿彩。所期勵矯修，臭味芬蘭茝。乃因習俗移，面目幻傀儡。遠者十餘年，近僅三兩載。多少深情者，抵掌笑吾駭。人具聖賢資，詎可逆憶待。吾自存吾原，雖悔不忍改。

荒蕪

薄田僅數畝，而不免荒蕪。世亂多豪強，兼並恣狂圖。膏腴連阡陌，猶復爭區區。我雖不得食，何愧首陽夫。視彼飽欲死，無乃類侏儒。傷哉時與命，誰肯辨賢愚。

註：此詩當在明鄭人駐金門時所作，更可能是在金陵敗後。是時人多地狹，求食不得。位尊如若騰者，尙遭如此強求，由此更可推想及其他。

石言詩

我家南溟濱，湖山隱荒僻。日月幾升沈，雲烟相疊積。何來沙河翁，僑寓事開闢。欲以文字位，易我混沌席。臥者劉其腹，立者雕其額，伏者琢其背，踞者鑄其跖。湖光照山谷，傷痕紛如刺。我頑亦何知，聞之屐遊客。不誇筆墨奇，但歎湖山厄。勝事未足傳，我骨碎何益，願言風雅人，高文補其隙。（原註：鼓岡湖旁諸石，爲董沙河劉刻殆盡。）

註：董颺先，號沙河，晉江人；鄭成功夫人之叔父。崇禎十年（西曆一六三七年）進士，累官至廣東雷廉道。明亡，逃難金門島，隱鼓岡湖濱之獻臺山，鑿山石爲室，垂釣於湖。自笑自歌，伴狂以避當道。本詩內容，係責颺先刻山石過多，有碍山谷。按颺先刻山石，今尙存者，猶有「正冠」、「石洞天」等遺蹟。其墓碑「明沙河子歸真」，亦尙在其附近。

詠史

智伯有三臣，苗國與庇耳。豫讓何爲者，而遇以國士。當伯貪復日，緘默坐相視。人已飲其頭，乃始謀反爾。所爲者極難，獨愧中行氏。未聞主臣間，有論報施理。縱以衆人報，不死亦足矣。反面事仇讎，安得與人齒。區區報伯恩，此道亦近市。勁悍雖足多，始終非全美。置之刺客傳，直哉龍門史。

其二

韓非韓公子，說秦欲亡韓。謀策未見用，身先死說難。李斯師荀卿，燔書發難端。富貴三十年，三族並誅殘。非死因斯讀，斯死墜高臺。中懷既不祥，禍伏似鋒攢。偉哉張子房，報韓心力殫。功成從赤松，身退名亦完。悠悠千載下，去取隨所安。

其三

剛直孔文舉，鬼操豈能容。中懷欲殺之，猶畏衆論詢。郗慮發其謫，路粹助其鋒。遂使天下士，悼失人中龍。慮本師鄭元，粹亦學蔡邕。表表皆名下，甘作權門傭。殺人以媚人，終爲禍所鍾。尤恨荀文若，竭智佐姦兇。汲汲興漢業，阿瞞笑其愚。及至加九錫，勢成不可壅。瞋目除異己，噬臍悔無從。上哲睹未形，伊人吾所宗。

稱謂

自有達尊三，交接情方啓。尋常通名刺，稱謂存典禮。等級肅森森，風俗淳濟濟。陋矣輕薄子，觀天坐井底。矜其富貴容，幾同漫刺禰。時或謁尊者，傲然相兄弟。不聞鄭之詩，相鼠猶有體。

村塾

彈凡海中島，淳風鄒魯儔。雖經喪亂餘，絃誦聲尙留。村村延塾師，各有童蒙求。鄰寓豪家子，般樂狎倡優。揮金市狡童，蜩沸習歌謳。歌聲與書聲，異調乃相仇。驅遣師生散，不肯容謹咻。村人問塾師，怪事有前不。塾師日固然，儒術今所尤。相彼倡優輩，揚揚冠沐猴。或握軍旅符，或師會計籌。多有衣冠者，交驩不爲羞。學書效迂緩，學優利速售。今日分手去，及蚤善爲謀。村人笑相謝，先生滑稽流。吾兒不學書，只可事鋤耰。

註：此詩描述當時金門教育怪現象，可作閩海教育史料之參考。

夢夢

酣狼鄭伯有，彊死能爲厲。沉於忠義士，魂氣孰能制。吾師建義旗，激烈兼愷悌。將士爭用命，四海望攸繫。乃觸同舟忌，狂獗忽反噬。身首葬魚腹，舉家就殲瘞。當時天地昏，一軍皆流涕。謂宜排九關，疾呼訴上帝。頃刻伸顯戮，用以警人世。夫何十餘載，皂白全奄翳。凶人蕃子孫，仍保首領斃。將無應運生，天寶鍾其戾。抑種罪業深，厥報在後裔。赫赫與夢夢，勞人長引睇。

小寒日大雷雨

今日小寒節，雷雨互相奔。雷聲如伐鼓，雨水若傾盆。陰候合嚴凝，陽氣反吹歎。造化節宜理，田家熟討論。謂今大發洩，入春必膏屯。惜此楚麥苗，芊芊滿平原。秀實未可保，何以足饗殮。吾家倍八口，聞之欲斷魂。況乃時合志，天心類晦昏。生民亂未已，豈獨憂田園。戚戚懷悲憫，孤情孰與言。

註：詩中所謂「吾家倍八口」，可知若騰之家口蕃多也。

庚子除夕

除夕轟爆竹，百鬼盡驚號。窮鬼獨倔強，不隨諸鬼逃。髣髴見形影，庭前嘯且翺。慙慙謝窮鬼，微軀久相勞。謂爾增我德，我德故不高。謂爾忌我才，我才亦不豪。兢兢保方寸，僅不效時曹。胡為長矜我，愁緒日抽縲。近得滇南信，王師新奮鏖。逐北出黔楚，剋期蕩腥臊。氣運漸光昌，威福自上操。行當覈名實，屈伸變所遭。料爾鬼伎倆，安所用絲毫。鬼聞而慙懼，跳走如猿猱。兒童爭逐之，嗾犬噬其尻。門庭幸肅清，來朝省畫桃。

註：庚子，即永曆十四年。時鄭氏敗退金廈，折兵損將，風聲鶴唳，無一寧日。而幸得滇南喜訊，猶可暫安。

冷 竈

猶憶十年前，糲飯足飽噍。六七年以來，但糜亦歡笑。去年艱粒食，飢賴山薯療。今年薯也無，冷竈頻斷燒。有田不得耕，耕熟復遭剽。若望人解推，譬之瓠無竅。舉世尚武功，不聞需智調。亦或飾文名，未解賞墨妙。衆方悅諧媚，而余孤且峭。每懷杞人憂，持論中其要。以此觸忌諱，乏絕誰相弔。今年既如此，明年可預料。問余服未服，仰天頭自掉。

註：此詩與沈光文「夕殮不結成戲」互相媲美，寫出困居金廈人士，幾近斷炊之生活。照余推斷：「猶憶十年前，糲飯足飽噍」是指崇禎末葉以至鄭成功入金門（即永曆四年）後一、二年；「六七年以來，但糜亦歡笑」，是指永曆六、七年至永曆十三、四年之間；「去年難粒食，飢賴山

薯療」，是指永曆十五年；「今年薯也無，冷竈頻斷燒」，是指永曆十六年。至於所謂「有田不得耕，耕熟復遭剽」，當亦戰爭之賜也。

獨 醒

人於天地間，號為萬物靈。禍福所倚伏，貴在睹未形。未形衆所忽，而我獨獨醒。彼醉醉視我，我言詎足聽。彼醉醒視我，我乃眼中釘。徒令明哲士，勸誦金人銘。交態閱歷徧，何殊水上萍。頃刻聚還散，風來不得寧。昔者阮嗣宗，率意輟靡停。當其路窮處，哭聲震雷霆。道傍人大笑，何事太伶仃。寸心不相踰，雙眼幾時青。擬作哭笑圖，張之堂上屏。

註：就詩中所謂「我乃眼中釘」以及「窮」「哭」字眼，可以猜想是其較晚期作品。

老 乞 翁

老翁號乞喧，手攜幼稚孫。問渠來何許，哽咽不能言。久之拭淚訴，世居瀕海村。義師與狂虜，抄掠每更番。一掠無衣穀，再掠無雞豚。甚至焚室宇，豈但毀籬藩。時俘男女去，索賂贖驚魂。倍息貸富戶，減價鬻田園。幸得完骨肉，何暇計饕餮。彼此賦役重，名色並難繁。苦為兩姑婦，莫肯念疲奔。朝方繫脫圍，夕已呼在門。株守供敵朴，殘喘豈能存。舉家遠逃徙，秋蓬不戀根。渡海事行乞，翼可活晨昏。我聽老翁語，五內痛煩冤。人乃禽獸等，弱肉而強吞。出師律不肅，牧民法不尊。縱無惻隱心，因果亦宜論。年來生殺報，皎皎如朝暉。胡為自作孽，空負天地恩。

註：詩中所謂「義師與狂虜，抄掠每更番」，明白寫出當時不僅「虜患」，而且也有「義患」，由此可證明鄭失敗之另一因素也。

文 章

文章自有神，立言貴翺獲。愴父浪結撰，視之如戲劇。不惜涴屏幃，兼嗜災木石。矢口任雌黃，名篇供指摘。非關膽氣寬，祇為眼界窄。秦世呂不韋，陽翟大賈客。懸書咸陽市，一字莫能易。人豈不愛

金，相國威自赫。目前無定價，未是文章厄。

古樹

古樹不計春，其中應有神。傲兀立道傍，豈解媚富人。富人侈遊觀，精舍結構新。不重嘉賓集，惟羞花木貧。於花愛美麗，於木愛輪囷。古樹遭物色，那能安其身。百鍊一時舉，根柢離岸垠。樹神俄震怒，役夫壓不呻。二命易一樹，道路悲且嗔。移樹入精舍，主人動笑顙。植之軒墀前，詫獲瓊琪珍，哀樂與人殊，天道豈泯泯。

其二

移借島中寓，移植島中樹。跨城以爲梯，撤屋以爲路，若道家在島，忍招鄰里怒。若道島非家，花木豈忍務。念此彈凡地，顛危在且暮。一移此中來，再移何處住。譬之羣燕雀，屋下安相哺。突決棟宇焚，憮然罔知懼。

盆松

吾兒學種松，不取長大幹。植之以盆缶，列之於几案。手擬纔如指，尺量尙歎半。只此眇小姿，堪作希奇玩。枝低不畏風，本固不憂旱。觸目翠且蒼，會心幽而粲。昨見移松者，百夫揮雨汗。高株培厚土，朝夕勤澆灌。惟恐根柢枯，況望凌霄漢。用意殊勿忙，安在游泮奐。兒趣較爲優，老夫自讚歎。

刊名

我生大亂際，不幸兼兩累。人識我姓名，我復識文字。雖無金石詞，亦或動痴嗜。而皮裏陽秋，未免觸猜忌。耿耿王烈婦，從容死就義。立碑表貞姱，敘述頗詳備。巍巍太武山，孕毓多瑰異。警句頌山靈，標之山頭寺。我名署其後，今皆遭剗削。若笑文字劣，何不以名示。姓名果不祥，何不並人棄。陰陽避就間，畢竟同兒戲。木伐迹且削，大聖有斯事。似我今所遭，未須生忿恚。

註：此詩，係若騰爲表揚王烈婦貞姱，撰記立碑遭受剗削，忿恚而作。招娘，詔安五都人，嫁同里高對，對弱冠從戎，明季携婦僦居金門。已而溺

死北洋洋計開，從容自縊。寓島諸客，釀金葬之，立碑墓側，若騰爲之撰記。（見「同安縣志」，「留卷文集」等。）據此，可信明鄭在金時期，若騰之文字，亦多遭忌也。

感歎

顏淵食埃墨，子貢望見之。豈非仁廉士，而以竊食疑。同在大聖門，誑誤猶若斯。況於世人目，易爲形迹移。杯中弓蛇影，誰能辨毫釐。君子自信心，禮義無欠虧。雖有流俗謗，輒然付一蠅。

識務

凡識時務者，共稱爲俊傑。瞻風而望氣，則鄙其卑劣。請問兩種人，從何處分別。時務重補救，正道天所閱。風氣在好尙，邪運人所竊。惟此天人界，辨之苦不暫。一從人起見，何事不決裂。繁華能幾時，千秋汗名節。亦或聘巧慧，邪正皆締結。平居無事日，逢人美詞說。及其臨利害，判然分兩截。獨有耿介士，不肯灰心血。念念與天知，誰能相毀缺。

卻病

昔歲遇異人，嘻笑談卻病。不必覓醫藥，不必勞祭禳。外身而身存，此方用不竟。夜睡先睡心，百年晝清淨。心睡夢不驚，念淨物何競。水既能勝火，遂脫陰陽弄。閒中時體驗，良是養生鏡。揆之聖賢教，理未全中正。有樂亦有憂，胞與在吾性。神仙縱不死，不及吾孔孟。

春寒

去冬已立春，共喜春來早。今春寒過冬，却疑冬未老。寒風淒且烈，漁舟多翻倒。不雨空陰晦，麴麥垂枯槁。天意欲何如，惻惻傷懷抱。

桀犬

桀犬慣吠堯，於堯何所傷。假令不吠堯，於桀何所償。既飽桀芻

蒙，應喻榮心腸。榮威日以熾，犬吠日以揚。榮竟南巢去，犬亦喪家忙。無復聲如豹，祇覺膽似蟻。四顧乞人憐，搖尾在道傍。叮嚀世上犬，勿效主人狂。

見 鬼

昨日剛見人，今日忽見鬼。猛然悟我愚，遲矣知人匪。人情深於淵，人貌厚於蠟。劇談天下事，顧盼一何偉。小小得喪間，便同慕羶螳。假令臨死生，能無犯不韙。懸眉本丈夫，胡爲畏首尾。松柏獨也青，歲寒今存幾。

送曾則通扶師櫬歸江右

君昔侍吾師，宦遊入閩甸。吾師蒙難時，舉家危懸綫。君年未及壯，飄泊經百鍊。島棲十七載，苦淚揮霜霰。談盡島中心，識盡島中面。人面皆如昨，人心半遷變。經權惟所適，忠孝從其便。況有佳題目，救民息爭戰。天地瘡無聲，是非任顛眩。遊子孤所望，決計歸鄉縣。吾師忠義骨，一紀羈淺竄。於今遂首邱，遠道將校轡。遠道風景殊，腥臊市地偏。死者而有知，豈忍須臾見。君應體此志，去同離弦箭。貞操衆所欽，孝思誰能先。我本狂癡人，多招流俗譴。聲氣托君家，兩世相慕戀。忽忽忽別去，值我貧病淹。無金餽君驢，無酒飲君餞。贈君貧者言，言言心血瀝。行矣尙勉旃，勿以規爲填。

註：曾則通，曾二雲之子也。二雲名櫻，隆武時閣部。時對國計民生，頗多建議，故奏章特多，若騰有「曾二雲師奏章序」，今尙存。

徐 仲 雅

滿天皆太保，港地盡司空。惟有徐仲雅，敢告周行逢。古人重賜予，弊袴待有功。末世輕名器，意在廣牢籠。譬之投搏黍，奔走諸兒童。肘後金印大，帳前牙纛崇。班資相頡頏，氣餒並豐隆。競爲豪華態，漸消慷慨風。丈夫志事業，開誠兼布公。若以勢利合，利盡術亦窮。豎子雖成名，人笑無英雄。

註：徐仲雅，不知何許人。由此詩推斷，當係隆武朝時期人士。時之求虛名

富貴者，大有人在，難怪其敗之速也。

蘇行堯詩集見示兼有贈言次韻酬之

朱紫不可別，昔知亂所生。白黑不可別，今見亂所成。由來忠義士，生死不爲名。上以報國恩，下以全吾貞。貞全恩未報，心搖如懸旌。耻隨溫飽輩，識時誇崢嶸。天運雖未迴，名教賴干城。欣逢同志侶，途窮節不更。滿腔殷熱血，化爲墨汁傾。一湧萬斛泉，言言抒其誠。今人尙綺靡，指粉隊中行。君獨慨以慷，諒直心忼忼。論詩與論人，不做兩樣評。一往無蹈襲，此爲吾所凭。

東 都 行 有序

（澎湖之東，有島，前代未通中國，今謂之東番。其地之要害處，名臺灣。紅夷築城貿易，垂四十年。近當事率師據其全島，議開墾立國，先號爲東都明京云。）

海東有巨島，華人舊不爭。南對惠潮境，北盡溫麻程。紅夷浮大舶，來築數雉城。稍有中國人，互市集經營。虜亂十餘載，中原事變更。豪傑規速效，擁衆涉滄瀛。於此闢天荒，標立東都名。或自東都來，備說東都情：官司嚴督趣，令人墾且耕。土壤非不腴，區畫非不平。灌木蔽人視，蔓草冒人行。木杪懸蛇虺，草根穴狸鼯。毒蟲同寢處，瘴泉供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聲。況皆苦枵腹，鉅餉孰能擎。自夏而徂秋，尺土墾未成。紅夷怯戰鬥，獨恃火器精。城中一砲發，城下百屍橫。林箐深密處，土夷更猙獰；射人每命中，竹箭鐵鏢並。相期適樂土，受塵各爲氓。而今戰血濺，空山燐火盈。浩島老杞人，聽此憂惓惓。到處逢殺運，何時見息兵？天意雖難測，人謀自匪輕。苟能圖匡復，豈必務遠征。

註：鄭氏率兵驅荷，詩壇上之反映應多；惟迄今並不多見。詩中所謂「苟能圖匡復，豈必務遠征」，是看透成功攻臺之目的；張煌言詩雖也有：「中原方逐鹿，何事問虹梁」、「祇恐幼安肥遯老，蓼床皂帽亦徒然」等，但均無若騰斷得澈底。此詩前段及中段，校以「從征實錄」諸記事，幾盡相同。

虞運沿海居民

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去去將安適，掩面道傍啼。胡騎嚴驅遣，尅日不容稽。務使瀕海土，鞠爲茂草萎。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撕。欲漁無深淵，欲耕無廣畦。內地憂人滿，婦姑應勃谿。聚衆易生亂，矧爲飢所擠。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毫倪。既喪樂生心，潰決誰能隄。虞運當衰歇，運籌自眩迷。豪傑好從事，時哉此階梯。

註：永曆十五年十月，清以沿海居民三十里，盡徙內地，禁漁舟出海。

避氛南澳城中有虎

不信市有虎，終難却三人。而今城有虎，家家警且譁。昨日過南園，虎跡印如新。夜來衆拒虎，宜厯震東鄰。茲島四斷絕，孤峙天地濱。虎從何處渡，況乃越城闔。理既窮思議，爭疑天不仁。叛人勾夷虜，蛇豕禍洊臻。猛獸復狂逞，助虐應有神。余獨謂不然，物怪匪無因。滿目同舟者，肥瘦隔越秦。遂使熊羆旅，敗衄在逡巡。乖氣合致異，翼爾懼而慄。不戒將胥溺，苦口復何陳。（原註：癸卯十月，虜犯嘉活二島，余以十八日浮家抵南澳，借寓城中。二十二日作此詩，已而漸聞人言，守將杜輝謀叛，然未有跡。十一月十五日，忽遇虜差官於市，悟其事已成，亟挈家登舟，杜遣兵遮阻，不許出城。余執大義力與之爭，更深始得脫，夜半解維。次日，諸避難在城在舟者，盡被俘獻虜矣。）

註：癸卯，即永曆十七年；十月，清軍合荷蘭攻陷金厦；十一月，南澳明鄭守將杜輝亦叛；是時明鄭只餘銅山小島。若騰離南澳後，應即奔逃澎湖；或因當時風候不許，乃遷至詔安（見「丹詔別陳錫爾」等詩）。

二 七言古

輓鄭定國（公薨之日，所乘馬先悲鳴跳躍而死。）

公昔讀書破萬卷，多得英分神斷割。兩榜科名稱得人，文足經邦

武定變。邊陲歎歷露一班，老宿見之經百鍊。便擬冰成葉河舟，等閒霧淨天山箭。北都傾後南都傾，大江鏖戰虜憚名。倉皇途次識眞主，手扶赤日奠福京。四方翕然奉正朔，倚公一門作長城。厄運纏綿忠計拙，東南半壁一擲輕。天崩地坼心無改，叔姪義旌蔽閩海。一時忠義雲屯屯，南連粵中皆營壘。緊余有臂僅如螳，亦附同舟相款乃。江右代北遠聞風，飛檄橫戈耀鑒鑑。天子特嘉首義勳，雲台位次懸相待。天未悔禍事參差，往往幾成忽復隳。亦有三表五餌策，狡奴之狡未可縻。一紀尙餘陵京夢，公每念及憤且悲。痛飲求醉憂難寫，長歌當哭血欲灑。陰陽遂乘七情傷，赤星芒冉隕城下。三呼過河不及家，指揮步伍更索馬。馬受蒙養戀主恩，知主欲行先候門。載公直抵黃龍府，礫盡蠱逆腥臊魂。生事未了死方了，正氣浩然萬劫存。國家養士三百載，云胡目擊此乾坤。誰能媿公復媿馬，有恩不報節不敦。嗚呼！有恩宜報節宜敦，我哭公兮白晝昏。

註：按鄭定國，永曆十一年三月，病卒於金門。定國爲鴻達封號。若騰此詩可視爲鴻達略傳；惟既係輓詩，自不得多所褒貶。徐鼎曰：「鴻達碌碌庸人耳，於其卒也何以書？駒齒未落，識龍文爲英奇，菟裘自營，無鴟室之恐懼，較之李克泰之流，偶乎遠矣！故賢之。」錄此數語，聊以補之。

嘆羊山

羊山之羊不可捕，捕之往往逢神怒。我聞古昔有神羊，舐觸能令奸邪怖。此山此羊旣稱神，云胡降罰有差誤。八月水天一色青，我師北伐山下渡。乘風揚帆疾於箭，帆影咫尺三沙樹。黑雲一片起東北，倏忽昏霾轉狂飈。浪湧濤翻島嶼沒，蛟螭跳躍天吳驚。大艘小艇碎似萍，爭歸魚腹作丘墓。傷哉虜亂十五年，仗義之師幾處聚。東南惟我一軍張，舳艫連咽士如雨。戈矛劍戟耀日光，條條悉出歐冶鑄。神機巨砲相續發，霹靂萬聲四塞霧。健兒渾身鐵包裹，不數犀兕六七屬。以此制敵罔不摧，人盡快心神曷妬。長年三老股栗言，此變百年希一遇。多因饑卒輕食羊，牲幣雖虔神其吐。吁嗟此說是耶非，一沉萬命豈細故。君不見王閔斫水寫子胥，錢塘之潮平如布。又不見陳茂拔劍

叱水府，交海龍王驚失措。自古精神格鬼神，不信羊山獨不悟。我舟雖壞可再造，我卒雖溺可再募，沿海物力任搜羅，桑榆之收在且暮。誓竭忠誠洗腥羶，鼓行而前無退步。來歲春盡南風駛，樓船重回羊山路。羊山之神不效靈，蠢爾妖邪何足懼。直須屠盡山中羊，一軍人人恣飽哺。

註：此詩係記永曆十二年八月十日，鄭成功率軍寄泊羊山（浙江海外小島），因「金鼓獻紙」並盜食山羊，驚動「海神」，而遭風雨攻襲，損失嚴重之事。「從征實錄」及「臺灣外記」記之甚詳，茲不贅註。

金陵城

金陵城，秦漢以來幾戰爭，戰勝攻取有難易，未聞不假十萬兵。閩南義旅今最勁，連年破虜無堅營。貔貅三萬絕鯨海，直沂大江不留行。瓜步丹徒屢戰下，江南列郡並震驚。龍盤虎踞古都會，佇看開門夾道迎。一朝胡騎如雲合，百戰雄師塗地傾。金陵城，城下未歇酣歌聲，蘆葦叢中亂屍橫。咫尺孝陵無人拜，人意參差天意更。單咎不能知彼己，猶是常談老書生。

註：此詩為描寫永曆十三年（己亥，順治十六年，西曆一六五九年）七月，鄭成功圍攻金陵城。可以看作當時詩壇上之一種反映，也可以作為史料，更可作為鄭氏戰敗之評語；僅就「人意參差天意更」一語，即可包括一切。

蔣仲修原同起義近埋名思山與其友洪阿士共撰易史象 璣若干卷以詩寄余郎韻會之

西山東海幾千里，精衛力殫心未死。縱使千山木石空，目中忍見波濤起。波濤濤亂蛟螭飛，苦雨淒風日夜吹。洲島晦暝滿天愁，蓬萊復淺思悠悠。嗚呼！脈脈此情誰共語，萬年手眼歸吾子，應與思山修史人，一口吸盡東海水。

觀劇偶作

老人年來愛看戲，看到三爻不渴睡。所喜離合與悲歡，末後半場

可人意。模糊世界誰認真，滿前臉花兼眉翠。嗔喜之變在斯須，倏而猙獰倏嫵媚。抵掌談論風生舌，慷慨悲歌泉湧淚。豈有性情在其間，妝點習慣滋便利。無數矮人場前觀，優孟居然叔敖類。稗科打諢態轉新，竟是收場成底事。老人雖老眼未眊，見此面目增怒恚。我欲逃之無何鄉，雲海茫茫乏羽翅。我欲閉戶學聾啞，百病交攻難久視。祇應飽看梨園劇，潦倒數杯陶然醉。

薄俗

居無宿糧出無馬，久安義命伏艸野。鼎沸乾坤未廓清，豈有短長爭難舍。霸陵道上故將軍，醉尉呵止亭下宿。將軍與尉昧平生，夜行何以辨真假。此尉執法良可嘉，後來殺之非罪也。又如獄中大夫，死灰欲然遭溺灑。一旦起為二千石，獄吏就官不傷雅。漢家獄吏故自貴，虐囚何妨任苟且。如今薄俗殊不然，加大凌貴等土直。伯夷盜跖無定名，信口翻掀唇舌哆。為小為賤何敢爾，發縱恃有大力者（下尚有四句缺）。厥性既殊毒復陰，鼎不能鑄圖難寫。招羣引類排所憎，鬼彈狐沙暗中打。頃刻之間市虎成，欲令白璧同碎瓦。瓦礫珠玉終自分，萬目未眯口未啞。

註：此詩收於「島噫集」內，應係描述金門事也。

甘蔗謠

嗟我村民居瘠土，生計強半在農圃。連阡種蔗因地宜，甘蔗之利敵黍稷。年來旱魃狼為災，自春徂冬嘆不雨。晨昏抱甕爭灌畦，辛勤救蔗如救父。救得一蔗值一文，家家喜色見眉宇。豈料悍卒百十羣，嗜甘不恤他人苦。拔劍砍蔗如刈艸，主人有言更觸怒。翻加讒譖恣株連，拘繫擄掠命如縲。主將重違士卒心，蒙而縱之示鼓舞。仍勸村民絕禍根，爾不蒔蔗彼安取。百姓忍饑兵自靜，此法簡便良可詡。因笑古人拙治軍，秋毫不犯何其腐。

註：此詩將於「島噫集」，應係描述金門種蔗被盜之一些史事。而其盜蔗者，竟係「悍卒數百十羣」，明顯是指述鄭軍。

聽人解律

讀書萬卷必讀律，此語偶自坡公出。其實二者匪殊觀，治心救世理則一。書之注疏多於書，律亦如是貴詳悉。後生聰明且輕薄，瞥眼看律如馳驛。句可割裂字可刪，頓令本文無完質。律文尙遭創子手，區區民命復何有。民命縱爲君所輕，舞文無乃露其醜。君久自負讀書人，只恐讀書亦失真。

借屋

借屋復借屋，屋借惡客主人哭。本言借半暫居停，轉瞬主人被驅逐。亦有不逐主人者，日爨主薪食主穀。主人應役如奴婢，少不如意遭鞭扑。或嫌湫隘再遷去，便將主屋向人鬻。間逞豪興構新居，在在隙地任卜築。東鄰取土西鄰瓦，南鄰移石北鄰木，旬日之間慶落成，四鄰舊巢皆傾覆；加之警息朝夕傳，土著盡編入冊牘，晝不得耕夜不眠，就及荷戈走僕僕。此地聚廬數百年，貧富相安無齟齬。自從惡客逼此處，丁壯老稚淚盈目。人言胡虜如長蛇，豈知惡客是短蝮。

註：此詩載於「島噫集」，詩中譬虜爲長蛇，惡客是短蝮。惡客者，鄭軍也。

發塚

發塚復發塚，無數白骨委荒茸。高堂大廈密於鱗，更奪鬼區架柱拱，輪奐構成歌舞喧，夜深卻聞鬼聲詢。比屋主人皆壯士，聞之怡然稀怖恐。壯士一去不復還，血濺原艸無邱壟。生存華屋幾何時，俄見因果同一種。新鬼歸覓來故居，舊鬼揶揄笑且踊。

駱亦至將歸錦田以詩告別次韻送之

雙眼欲穿亂未平，忽話別離轉心驚。豈無王粲登樓賦，誰有鄭莊置驛情。鰥魚望水只升斗，待激西江總不成。我亦蕭然多一身，肘見踵決甌生塵。平時不減壯士色，此日送君始恨貧。逃貧非難富亦易，美酒肥肉應能致。雖饑未肯食嗟來，仍畱瘦骨待君至。

眼孔篇

恒歎世人眼孔小，一飯睚眦大分曉。英雄眼孔如簸箕，感恩知己豈輕眇。貧者一飯艱一金，富者一飯等一針。若得一飯一般看，富兒容易買人心。馮驩慷慨歌長鋏，不使孟嘗卷盈篋。假饒收得債錢多，安得齊秦並震響。美人頭謝鸞者門，賓客從此歸平原。丈夫所重在意氣，白璧黃金安足論。財交恐與豕交埒，況復惜財如惜血。豚蹄孟酒祝籌令，車祗淳于冠纓絕。

拗歌

拗性拗好必天，天可必乎恐未然。若道天終不可必，何以今年異去年。去年爭構連雲宅，去年爭置膏腴田。去年二八娉婷女，明珠爭買不論錢。得隴望蜀意未足，營謀最巧禍最先。良田廣宅皆易主，娉婷伴宿阿誰邊。狐死兔悲亦何益，後視今猶今視前。此翁畱得記性在，雖無急性總無偏。轉禍爲福固有道，惟應刻刻念好還。人敢欺天天必怒，人解畏天天自憐。聽我長歌洩天秘，莫笑拗性拗而顛。

哀烈歌爲許初娘作

哀矣乎！哀婦烈！烈婦之操霜比潔，烈婦之骨堅於鐵，烈婦之冤天地愁；鬼神環視皆泣血。幼承閨訓本儒風，長遵禮義無玷缺。結髮嫁得名家子，有志四方遠離別。別壻歸寧依父母，晨夕女紅忘疲沓。世亂窮鄉靡安居，豪家攬入爭巢穴。瞥見如花似玉人，多銜金珠買歡悅。不成歡悅反成嗔，羅敷有夫詞決絕。夜深豪客強相逼，拒戶罵賊聲不輟。一時喧譁鄰里驚，客翻賴主勾盜竊；舉家拷掠無完膚，女呼父母從茲訣。我死必訴上帝知，莫患仇家怨不雪。千鍾萬斛不乞憐，甘心玉碎花摧折。哀矣乎！哀婦烈！夫壻歸來訟婦冤，婦冤不白夫縲絏，道路有口官不聞，半畏豪威半附熱，我欲伐下山頭十丈石，表章正氣勒碑碣；我欲磨礪匣中三尺劍，反縛凶人細磔剝。時當有待志未伸，慷慨歎歌一闕，哀矣乎！哀婦烈！

番薯謠

番薯種自番邦來，功均粒食亦奇哉。島人充飡兼釀酒，奴視山藥與芋魁，根蔓莖葉皆可啖，歲凶直能救天災。奈何苦歲又苦兵，徧地薯空不留麥。島人泣訴主將前，反噴細事浪喧嚷。加之責罰罄其財，萬家餓死孰肯哀。嗚呼！萬家餓死孰肯哀。

註：若騰借此以述金門苦歲又苦兵，所謂「徧地薯空不留麥……」。

驕兵

驕兵如驕子，雖養不可用。古之名將善用兵，甘苦皆與士卒共。假令識甘不識苦，將恩雖厚兵心縱。兵心屢縱不復收，肺腸蛇蝎貌貌猶。嚼我膏血堪醉飽，焉用捨死敵是求。

疑猜

盟誓變爲交質子，春秋戰國風如此。末世上下相疑猜，更質妻子防逃徙。此法只可羈庸奴，若遇梟雄術窮矣。妻可再娶子再育，安能長坐針氈裏。我贈一法君記存，推心置腹人知恩。衆人畜之衆人報，幾個國士在君門。

腐儒吟

藏舟於壑夜半走，藏珠於腹珠在否？大凡有藏必有亡，幸我身外毫無有。我本海濱一腐儒，平生志與溫飽殊。蹇遭百六害氣集，荏苒廿年國恩辜。未忘報國棲荒島，悲憤嫌疑不草草。逢人休恨眼無青，覽鏡自憐髮已皓。髮短心長欲問天，祖德宗功合綿延。二十四郡有義士，普天率土豈寂然。天定勝人良可必，孤臣夢夾虞淵日。西山薇蕨採未空，夷齊安忍驅命畢。

註：從「荏苒廿年國恩辜」句，推斷此詩應在永曆十四年前後所作。若騰不但秉性剛直，能耐窮耐苦；由此詩更可看出其謙恭有禮。

市人行

富貴之門市人多，貧賤之門雀可羅。達人自覺心如水平，貧賤富貴

皆爾耳。鳥雀兮何憎，市人兮何喜。市人朝暮頻往來，側肩掉臂逐飛埃，翟公若能蚤擇客，安用署門謝客回。

抱兒行

健卒徑入民家住，雞犬不存誰敢怒。三歲幼兒夜啼饑，天明隨翁採薯芋。採未盈筐翁未歸，兒先歸來與卒遇。抱兒將驚還鄉去，手持餅餌誘兒哺。兒擲餅餌呼爹娘，大聲哭泣淚如雨。鄰人見之摧肝腸，勸卒抱歸還其嫗。嫗具酒食爲卒謝，食罷咆哮更索賂。倘惜數金贖兒身，兒身難將銅鐵錮。此語傳聞徧諸村，家家相戒謹晨昏。骨肉難甘生別離，莫遣幼兒亂出門。

行路難

有序

白樂天歌云：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余翻其語使樂天今日見之，當不以爲刻耳。

行路難，不待人情反覆間。人情有正方有反，有仰方有覆。當其未反未覆時，尙覺彼此兩相關。如今人情首尾都險絕，安有正反仰覆之二端。呼天談節俠、指水結盟壇。芬芳可以佩，甘美可以餐。此時蜜中已藏劍，豈有肝膽許所歡。吁嗟乎！吾不能如鹿豕之蠢木石之頑，安能與人無往還。往還未意凶隙成，閉門靜坐不得安，行路難！念之使人心膽寒。

註：此詩似係感自南澳杜輝謀叛，遮阻不許出城（見「避氛南澳城中虎」）而作。由此，可以看出若騰對於人情險惡之警覺及其悲嘆！

田婦泣

海上聚兵歲月長，此來各各置妻房。去年只苦兵丁暴，今年兼苦兵婦強。兵婦羣行掠蔬穀，田婦泣訴遭撻傷。更詎田婦相剝奪，責償簪珥及衣裳。薄資估盡未肯去，趣具雞黍進酒漿。兵婦醉飽方出門，田婦泣對夫壻商。有田力耕不得食，不如棄去事戎行。

註：此詩收入「島噫集」，似亦係描述鄭軍紀律之不佳也。

唾面

唾面拭之逆人意，不拭笑受人亦忌。謂怒常情笑不測，曲曲揣我心中事。當其揣我已危，我心虛舟知者誰。祇宜匿影深林裏，莫將此面與人親。不見我面自不唾，感君此意頻追破（原註：屢有諷余巖棲者）。可憐骨肉都不關，單單躲下面一箇。

南洋賊

可恨南洋賊，爾在南，我在北。何事年年相侵逼，戕我商漁不休息。天厭爾虐今爲俘，駢首疊軀受誅殛。賊亦諱不慙，爾在北，我在南。屢搗我巢飽爾食，擄我妻女殺我男。我呼爾賊爾不應，爾罵我賊我何堪。噫嘻晚矣乎！南洋之水衣帶遶，防微杜漸疎於始。爲虺爲蛇勢既成，互相屠戮何時已。我願仁人大發好生心，招彼飛鵲食桑椹。

烏鬼

烏鬼烏肉烏骨骼，鬚髮旋捲雙眼碧。慣沒鹹水啖魚蝦，腥臊直觸人鼻。汎海商夷掠將來，逼令火食充厮役。輾轉鬻入中華土，得居時貴之肘腋。出則驅辟道上人，入則誰何門前客。濟濟衣冠誤經過，翩翩車蓋遭裂帛。此輩殊無驍勇材，不任戰鬪揮戈戟。獨以猙獰鬼狀貌，使人見之自辟易。厚糈養作爪牙，威嚴遂與世人隔。如此威嚴真可畏，棄人用鬼亦可惜。

註：烏鬼定今所謂黑人。

海東屯卒歌

故鄉無粥饘，來墾海東田。海東野牛未馴習，三人驅之兩人牽。驅之不前，牽不直、憤輾破犂跳如織，使我一鋤翻一土，一尺兩尺已乏力，那知艸根數尺深，揮鋤終日不得息。除艸一年艸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今年成田明年種，明年自不費官糧。如今官糧不充腹，嚴令刻期食新穀，新穀何曾種一莖，餓死海東無人哭。

註：海東即臺灣。此詩充份描寫出鄭成功屯卒臺灣農耕上之一些困難；不過

這些描述，却是從來人口傳，而不是若騰親眼看此，自免不了有若干失實地方。

馬語

士卒方閑暇，清野窮晝夜。獨有嚴令下，牧馬禁傷稼。均是百姓之膏脂，士飽欲死，馬偏饑。民謂縱士枋我腹。馬謂借我塗民目。民聲微，馬語誹誰解者，陽翁偉。

石尤風

石尤風，吹捲海雲如轉蓬。連艘載米一萬石，巨浪打頭不得東。東征將士饑欲死，西望糧船來不駛。再遭石尤阻幾程，索我枯魚之肆矣。噫呼噫！人生慘毒莫如饑，沿海生靈慘毒偏，今日也教將士知。

註：石尤風，意即逆風。尤亦作郵；揚億詩：「石郵風惡客心驚。」「海錄碎事」云：「石尤風，亦颶風之數。」此詩係述鄭氏攻臺，補給上所遭愚之困難；可與「從征實錄」及「臺灣外記」互爲印證。

長蛇篇

聞道海東之蛇百尋長，阿誰曾向蛇身量。蛇身伏藏不可見，來時但覺勃發腥風颺。人馬不能盈其吻，牛車安足礙其肛，鎧甲劍矛諸銅鐵，嚼之糜碎似免屢。遙傳此語疑虛誕，取證前事亦尋常。君不見巴蛇瘞骨成邱岡，岳陽羿迹未銷亡。當時洞庭已有此異物，況於萬古閉塞之夷荒。夷荒久作長蛇窟，技非神羿孰能傷，天地不絕此種類，人來爭之犯不祥。往往活葬長蛇腹，何不翩然還故鄉。

註：臺灣文獻上，並未見有百尋長蛇之記錄，惟臺灣地濕多蛇，却是事實。

殉衣篇爲許爾繩妻洪氏作

妾爲君家數月婦，君輕別妾出門走。從軍遠涉大海東，向妾叮嚀代將母。妾事姑嫜如事君，操作承歡毫不苟。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猶望遙傳事未真，豈意君訃播人口。茫茫白浪拍天浮，誰爲負骨歸邱首。君骨不歸君衣存，攬衣招魂君知否。妾惟一死堪報君

，那能隨姑長織留。死怨君骨不同埋，死願君衣永相守。骨可灰兮怨不灰，衣可朽兮願不朽。妾怨妾願只如此，節烈聲名妾何有。

註：一「金門志」云「洪氏和娘，烈嶼青崎人。後浦許元妻。年十九于歸，善事寡姑。甫半載，元從戎東征，爲偏裨記室，客死。訃至，適歸寧。泣與父母訣。歸見姑，將死。姑以夫訃未真，慰之。既得確耗，慟屢絕。願姑防甚密，則強爲笑語以懈之。日對靈几低聲細祝，夜則自治殮服。一日姑往園中，遂乘間沐浴，服新衣，襲以夫遺衣，襲不盡者，束之負之背，示欲殮殉意。以羅布自縊，面色如生。年二十。」

二 本詩錄自「島噫集」，校與「澎湖廳志」所載略有異同。依廳志改「日」作「月」改，「茫茫」作「滔滔」；又有「一」紀號四句，廳志均無之。

石 丈

石丈石丈何不化形。輕舉便來往，呼之即行叱即止，推之即下引即上。爲山爲塢爲亭臺，豪家願指給欣賞。胡爲日費千夫力，長途輦運飛塵埃。金谷平泉不讓奢，役人豈惜千萬鎰。可憐青青畦田，邪許聲中成腐壤。石丈過處田父哭，誰能聞之不痛癢。方知此石真頑物虛說爲怪變蜩螬。

哀 漁 父

哀哉漁父性命輕，扁舟似葉汎滄瀛。釣絲垂下收未盡，颶風乍起浪縱橫。日落天昏迷南北，衝濤觸石飽鯢鯨。是時正值歲除夜，家家聚首酣酒炙，惟有漁父去不歸，妻子終宵憂且訝，元且江頭問歸舟，方知覆溺葬東流。二十餘舟百餘命，妻孥誰養子誰收，人言島上希殺掠，隔斷胡馬賴海若，那料海若漸不仁。一年幾度風波惡，風波之惡可奈何，島上漁父已無多。

鬼 鳥 有序

洪興佐，世家戚也。性本凶暴，兼倚勢作威，屢以小過殺婢僕。來寓浯之後洲村，村民徧受毒虐。婢新兒觸怒，撈掠無完膚，復

縛投深潭，溺而殺之、裸瘞沙中。踰年興佐病吐血垂危，有鳥花色短尾，紅目長嘴，厥狀殊異，來宿興佐屋後樹間，更不他適。興佐病久，燥火愈熾，求睡不得，而鳥日夜嘲哢聒擾之，已徑升其堂視興佐鼓翼伸爪，作啄攫狀，發矢放彈擊之，終莫能中。時有巫能視鬼，召令視之，巫作鬼言曰：「吾新兒也，枉死不瞑，今化爲鳥索命耳。於是家人呼新兒，則鳥隨聲而應，興佐始惶懼禱祝，鳥去三日，而興佐死。死之日即去年殺婢之日也。村民轉相傳述，謂死者有知，人不可妄殺。余聞而悲之亦快之，作鬼鳥詩。」（生壬寅三月）

鬼鳥鬼鳥聲何悲，非鴉非鵲又非鴟。何處飛來宿村樹，晨昏噪聒不暫移。忽復飛入病人屋，跳躍庭中啾啾哭。病人扶向堂前看，張嘴直欲啄其肉。群將矢石驅逐之，宛轉迴翔無殺諫。假口神巫說冤情，舉家驚呼故婢名，鬼鳥應聲前相訝，似訴胸中大不平。病人惶恐對鳥祝，我願戒殺爾超生。鬼鳥飛去只三日，病人殘喘奄奄畢。知是冤魂怨恨深，拽赴冥司仔細質。年來人命輕鴻毛，動遭磔剝如牲牢，安得化成鬼鳥千萬億，聲聲叫止殺人力。

泰 山 高 壬寅仲夏壽魯王也

泰山高，群嶽之長帝所褒。春來烟霧相虧蔽，叢薄時聞狐虎嘯。風景一至朱明盛，碧空澄霽妖獸逃。五十餘盤天孫座，俯臨萬象見秋毫。十洲三島在咫尺，召集仙人奏雲璈。仙人手酌流霞杯，薦以三千度索桃。桃花桃子開又結，泰山之高莫莫埒。

註：就此詩，雖可證永曆壬寅十六年五月魯王尚在人間；但其處境，即可知是在「狐虎」和「妖獸」之威脅下。

葉 茂 林 有序

葉茂林，晉江張維機之僕也。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師，先帝殉難。賊令京官盡赴，點名不至者斬。維機時爲宮詹，年七十餘矣。其僕曰：「主年高而位尊，宜早自引決，以全君臣之義，豈可逐隊謁賊，爲天下萬世羞。」不聽，竟爲賊械繫拷掠，勤索賂金

，至縫皮，箍其首而以木杵插之痛楚萬狀，僕不勝悲憤曰：「不聽某言，致此戮辱，請先主死，願主決計。」遂奪賊刀自刎。維機賊私狼藉飽賊所須，得全殘喘。虜至賊遁，南人踉蹌逃還，僅以身免為幸；而維機尚運數千金抵家，蓋素多智，數危難中猶能與財終始也。歸又數年方病死，愧其僕多矣。每詢此僕，姓名未知者。壬寅七月入鷺門，飲馮參軍，參軍家其庖人，能言京師甲申三月事，蓋當時事維機在京者；因言義僕姓葉茂林云。作此弔之。

葉茂林，報主頸血怨主心，心心愛主翻成怨，為主不死辱更深。慷慨刎喉先主死，焉能視主湯火燔。嗟哉！纍纍若若輩，身濡鮮血獻黃金。緩死須與竟死矣！遺臭萬年詎可任。惟有茂林終不死，長使忠義發哀吟。

註：馮參軍，即馮證世，字享臣。隆武舉人，泉州籍。葉茂林，僅係奴僕之輩，若騰竟作哀吟，可見其對忠義人物之崇敬甚於一切。壬寅，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西曆一六六二年）也。

暴 客 行

（壬寅九月初五日夜）

青燈熒熒照讀書，暴客惠然入吾廬。吾廬蕭索何所有，兩篋敝衣盡贈渠。主人不怒客不喜，一場得失僅爾耳！人言廉士祇虛聲，今日幸有君知己。按劍相盼戲耶真，我本非君之仇人。

註：永曆十六年（壬寅）五月至十一月間，正是鄭成功死後，明鄭內政最紛亂之時期。按成功逝世，臺灣當即奉鄭世襲為護理，而閩南又因永曆之崩，議復奉魯王監國；清藩院亦頻頻遣員到金廈招降。經濟方面：又因臺灣初闢，既少生產尚多消耗；而金廈者，亦因括盡所有，支援臺灣。故如若騰尊位之人，尚遭暴客需索。

吳貞甫忽然有悟祝髮為僧歌以贈之

島上相從多歲月，辛苦為爭數莖髮。盡道有髮便有心，誰知髮長心轉滑。人人靡艾收灌鄩，個個夷齊採薇蕨。笑鬚隊裡誇三天，高髻城中透三窟。心不如髮但如面，俄見同舟分胡越。羊因挾策讀書亡，冢以大儒詩禮發。髮乎髮乎！旌爾之功罪不掩，數爾之罪功不沒，為

功為罪髮何知，戴髮之人自鵲突。吾愛吳生氣岸高，硯硯亂世遭齟齬。忽悟此身似幻泡，削落鬚髮尋休歇。猛力脫離生龜筒，慧眸照破乾屎橛。恩怨功罪了無關，那有怪事旁咄咄。從今喚作自明僧（魯王賜號自明），自明無明莫恍惚。纏縛盡解得真如，定應頭痛撫頂骨。註：明鄭時期，士大夫由於失望而削髮為僧者甚眾，文獻上屢有所見。吳貞甫，不知何許人。沈光文亦有「吳正甫忽欲為僧以東東賦答」一律；貞甫與正甫，似係同屬一人。

澎湖文石歌

茫茫元氣虛空鼓，長波汗漫蛟龍舞。忽然蓬萊失左股，幻結澎湖擁仙府。秀靈磅礴孕扶輿，滄桑閱歷成今古。遂有寶氣磨青蒼，知是奎星墮紗綯。雷電追取勅神丁，冰霜明鑲運鬼斧。合則成璧分如珪，員成應規方就矩。薛斑隱躍潰璘璘，螺文屈曲旋楚楚。或如端溪鵝眼，或如炎州翡翠羽。蒼然古色露精堅，秀絕清姿工媚嫵。几案有時烟雲供，光怪猶作蛟龍吐。底用珊瑚採鐵網，那復夜光誇懸圃。我來海外搜奇材，誰料眼中盡塵土。塵土塵土何足數，此石與共匣劍處。惟恐神物不自主，夜半飛騰作風雨。

註：「澎湖紀略」云：「文石，產於外壠、小池角二處。石外有璞，剖璞始出。石有五色，錯而成文，以黃者為上。土人以有眼者為貴，琢為念珠，以供玩賞。然石質鬆脆，遇北風則折裂，近日挖掘殆盡，購求甚難。不過零星細小，只可作扇墜而已，殆不及壽山石遠矣。」

三五言律

哭許雲衢夢樑二庠友遇害（原註：己巳年七月初五日，海寇李魁奇破後浦土堡殺數百人。）

不識桃源路，竟逢草澤氛。干戈曠代變，玉石同時焚。血化城頭碧，愁連海角雲。哭君還仰笑，天道總紛紛。

註：許雲衢、夢樑，不知何許人。但就「庠友」二字推論，可能與盧若騰同里；再觀其原註，當可知係金門後埔人也。海寇李魁奇，惠安人，向與

鄭芝龍同黨，後離去，縱橫海上。崇禎二年（己巳，西曆一六二九年）七月五日犯金門後埔堡（即今后浦）。堡陷，死與被執者數百人，掠物而去。已而芝龍及毓英追之；官軍從城仔角出援，逃至下澳洋被陳秀刺死，餘降。巡撫遣張彬、熊文燦詣料羅犒賞。（見「金門志」「同安縣志」等）。

乙亥九日偕諸同社登嘯臥亭還飲寶月菴題壁

海峰高絕處，偏愛路逶迤。地僻無鷄犬，秋深老薜蘿。亭供嘯臥濶，社結清狂多。不待白衣送，釀尊足放歌。

註：乙亥九日，即崇禎八年（西曆一六三五年）重陽節。「寶月菴」，又名「南菴」今已毀。址在舊金門城外，負城面海，旁有大石如盤，即「嘯臥亭」也。

嘉靖年間，俞大猷爲金門守禦千戶，嘗遊於此，題其石曰「虛江嘯臥」，後其門人楊宏舉爲構石亭並作「虛江嘯臥亭記」。亭於民國三十八、九年間，燬於匪砲，今尙存石刻。（見「金門志」、「金門縣志」等）。

壬午季秋之任浙海黃河曉發次黃泰階韻

曉發黃河曲，蓬窗月正明。勞人圓枕覺，貧宦小帆輕。隔夜風雲態，近村雞犬聲。怒濤憑偶爾，夷險適吾情。

註：壬午，即崇禎十五年（西曆一六四二年），是年盧若騰外遷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分司寧紹巡海兵備道。七月二十九日辭朝赴浙，自北直至山東，再轉任所，此詩係自山東之黃河所作。

過華嚴菴遇雨夜宿

遂有今宵聚，眞成冒雨來。山眉濃淡出，佛舌廣長開。望共三農慰，權兼賢主陪。爲貪窮勝地，此興未堪裁。

註：明末，各地水旱災，謂有誦「華嚴經」以解者。菴之名爲「華嚴」，似亦係受此影響；且若騰之前，文獻上亦未云金門有「華嚴菴」之名，故余疑此菴乃明末新建。

乙酉春日病中友人招憩寶月菴即席作

避病來孤寺，追隨曲徑迤。寶光浮月嶼，春色到烟蘿。別久談宜

劇，情深酒且多。日曛興未盡，倚聽漁人歌。

註：乙酉，即弘光元年，順治二年，西曆一六四五年。由此可見，是年春季盧若騰尙在金門，蓋「寶月菴」在金門（參看上註）。按若騰「辭浙撫疏」云：「……去歲（甲申，崇禎十七年，西曆一六四六年）五月內，聞北京之變，悲憤填膺，泣盡繼血，伏枕三月，奄奄頻死，前後乞休七次，歲暮方入里門，旋聞屯江北之命，疏辭未允，竟以病劇，弗克疾馳抵任。……」即可知其「弗克疾馳抵任」之時所爲。就詩中所云「別久淡宜劇，情深酒且多」觀之，更可知其患「心」病，而非「體」病。

次韻和興安王傷亂詩 四首

自泣新亭後，經營負所期。風聲驚漸改，歲月去如馳。呼我馬牛皂，望人熊虎旗。偷生成底事，懊悔轉增悲。

忍云袖手是，坎壈百難禁。藏石宋人眼，敵軒秦士心。風波生近浦，霧雨集孤岑。何以支晨夕，占晴又卜陰。

浮家雖淨土，措足總荒榛。癡癡妻難識，還疎友不親。乞師迷去路，蕃馬愧前身。嘗恐雲臺上，芳踪獨古人。

萋萋春草長，蹇蹇王孫遊。四顧無同澤，何方隱一邱。天應終不醉，俗豈暫堪憐。我亦多愁者，相逢畏說愁。

註：南明史料，有東安王和樂安王，未見興安王，待日後再考之。沒落王孫以及逃亡遺臣，相逢心情竟至如此，實可悲，亦可嘆！

贈達宗上人

（建安伯春字萬公之弟，原住長林寺。春字萬公即萬禮，原姓張名要，平和小溪人。崇禎間，鄉紳肆虐，百姓苦之，衆謀結同心，以萬爲姓，推要爲首，率衆踞二都。至永曆三年，歸鄭國姓，永曆封爲建安伯。）

君家兩俊傑，異道却相謀。以爾津梁法，爲人幃幄籌。心惟存選佛，骨不羨封侯。軍旅喧闐處，長林未改幽。

註：達宗和尚，住太文巖。明末人。能詩，學辟穀。嘗謂盧若騰曰：「公牧馬侯後身，改號牧洲，加馬名，當得第。」每盧至，歡然款接。遇俗客

，則崖岸自放，因呼爲傲和尚。以兼學辟穀，傲俄音同，謔之也。一日，過澤畔，有兩童子方浴鴨，相拍手曰：「傲和尚來矣。」達宗戲擲鴨，鴨忽浮海去，童子牽衣泣拜，達宗笑曰：「還爾鴨。」鴨仍在故處。間登嘯臥亭，四望東指曰：「不遇一甲，海中當生一大郡。」即今臺灣也。後坐化。（見「涇州見聞錄」）

門人林壽侯升甫昆仲招遊大巖雲塔院有賦

偶移遊客屐，來過野僧寮。山是舊清淨，地多新賦徭。戰風千樹葉，催雨五更潮。無限感時緒，暫將杯酒澆。

駱亦至，義士也。去而爲僧，志行之苦極矣；渡海訪余，有詩見贈，次韻酬之。

茅齋來勝友，如挹古人風。苦節死生外，孤蹤儒釋中。無詩不愛國，有策足平戎。知爾懷悲憤，逃空未得空。

註：駱亦至，同安縣人，有詩集傳世，見「同安縣志」。

蔡生過我即別

契闊十年許，趺然到我旁。話心猶未了，遊興一何忙。贈卷留冰雪，驅車去艸堂。那堪遙訂約，隔歲望來航。

次韻答莊友

相逢大亂際，頓覺話言新。悲甚古興廢，恥隨人笑嚬。詩文窮愈富，氣誼離偏親。未許漁樵輩，伴君去避秦。

贈鷺門林烈宇次徐閣公韻

虎谿曾眺望，蚤識此翁賢。勒石巖棲跡，懸壺市隱年。奇方能却老，好句或堪傳。茗椀靜相對，煩襟一灑然。

其二

際茲衰且亂，愛爾隱而賢。藜杖收佳句，棠巢飲小年。君公形影

近，韓伯姓名傳。但得棲真意，市塵亦曠然。

魯王將入粵賜詩留別次韻奉和

恥作池中物，春風護去樞。身原關治亂，迹不礙行藏。碧水連雲駛，丹心向日將。翠華今漸近，攀附即飛翔。

註：永曆十年（丙申、順治十三年，西曆一六五六年）春，魯王被迫離金赴粵。按「臺灣外記」云，係在永曆八年正月。成功因李德述其父所囑「如未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之故，迫魯王從海道詣廣西以避，遇風回居南澳。惟「魯王壙誌」即作「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今以「恥作池中物」一句觀之，或可判出魯王當時之處境，難怪後人誤以「鄭成功沉王於海」！

涇中佳泉蟹眼將軍與華嚴而三耳華嚴地僻名隱偶過淪茗賦以表之

石罅流涓涓，幽香自可憐。未經嘗七碗，幾失第三泉。跡古僧銘在，源深海眼傳。冷然逢夙契，欲去更留連。

註：華嚴泉，在舊金門城南門外華嚴庵，今沒。若騰有「涇州四泉記」記之頗詳。四泉者：蟹眼、將軍、華嚴、龍泉。（見「金門縣志」）龍泉爲最後發現，此詩只記三泉，可證爲較早作品。

舊馬過門

別去經春夏，偶然過我門。望中生急步，立久轉悲喧。不怨貧相失，長懷舊有恩。人情多愧爾，惆悵更何言。

秋日庚子答時人

四序雖流轉，曠觀理自同。金行露欲白，火德日猶紅。蛩韻喧墀下，螢光閃艸中。惟應松與柏，不肯畏秋風。

註：庚子，即永曆十四年，康熙十七年，西曆一六六〇年。

夜 寒

霜月太淒清，不聞風葉聲。愁多追淺夢，影瘦照寒檠。青史信疑

案，碧翁顛倒情。駁翻殊未解，啁哳桀雞鳴。

將士妻妾汎海遇風不任眩嘔自溺死者數人作此哀之

少婦登舟去，風濤不可支。眩暈逢蜩蝻，艷質嫁蛟螭。盡室爲遷客，招魂復望誰。化成精衛鳥，填海有餘悲。

戲效疊字體 其四

隱隱藏春塢，明明映水霞。一聲聲語鳥，萬朵朵飛花。酒茗朝朝館，笙歌夜夜衙。誰知愁怨築，戶戶又家家。

留雲洞次前人刻石韻

雲是何方物，任人說去留。靈蹤波共渺，靜意石相猶。世事難定，勞生老未休。偶來空洞坐，寥廓得真遊。

註：留雲洞，一作留雲巖，在廈門洪濟山上。（見「同安縣志」等）

送人之臺灣

臺灣萬里外，此際事紛紜。物力耕漁裕，兵威戰伐勤。水低多見日，涯遠欲無雲。指顧華夷合，歸來動聽聞。

註：此詩爲鄭成功發兵赴臺，若騰有感所作。當時若騰對於臺情並不熟悉；尤對戰爭後果之猜想和希望，也僅「指顧華夷合，歸來動聽聞」而已。及成功登陸臺灣，號臺灣爲東都明京；遣人返金時，若騰則有長篇古風——「東都行」之作。

寄門人戴某時在臺灣

憐子經年別，遠遊良苦辛。定交多俠客，流恨託波臣。厭亂人情劇，亡胡天意新。從戎舊有約，莫待魚書頻。

註：戴某，未知何許人。查明鄭諸野史中，僅見有戴姓二人：一爲戴可進，任鎮江知府；一爲戴捷，任角宿鎮，後授剿前鎮，泉州人。若以此二人推考之，當以戴捷之可能性較大。

許毓江自朝陽歸過丹詔賦別

踪跡皆萍梗，君歸我亦忙。頭因歧路白，葉見此山黃。兵革三秋淚，琴書四海囊。行行重握手，日落森林傍。

註：朝陽即廣東潮州；丹詔似指南詔；亦即福建詔安縣也。由此詩之字裏行間，可看出是在逃亡；所謂「行行重握手，日落森林傍」，正是「窮途末路，日落西山」之悲境！

丹詔別陳錫爾

共作歲寒客，歸思不可關。霜花迎劍碎，別恨逐旌幡。雙鯉經年約，一杯昨夜歡。那堪日暮處，雲水盡悲酸。

註：由「共作歲寒客」及「雲水盡悲酸」句看，更可猜想若騰自南澳逃出後，即居丹詔。蓋丹詔即在南澳附近。

即韻奉和魯王初伏喜雨詩

神龍乍致雨，初伏送新涼。潤得風雲助，甘生草木香。黃埃祛宿霧，白晝沐晨光。因悟化工妙，及時澤自長。

四 七 言 律

乙酉孟夏將赴中都次大橫驛壁諸公韻

拂樹行旌高復低，溪山屈曲望中迷。妖嬈翻覆頻成雨，瘦鶴清眞未穩棲。率土權傳萬乘將（閱邸報有親征之記），雄關競請一丸泥。會須迅掃烽煙絕，三徑重尋舊草萋。

註：乙酉孟夏，即弘光元年四月；中都即安徽省臨濠府，今鳳陽縣；大橫驛壁，在今福建省南平縣屬；時若騰將赴臨濠任巡撫之職。按臨濠於明初立爲中都，後改中立府、鳳陽府等。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設巡撫。（見「同安縣志」、「明史」等。）

乙酉仲夏舟次錢塘邂逅田孺雋年丈周旋數日聞南都之變悲而有賦奉呈爲別

邂逅胥江足勝遊，那堪忽報怒濤秋。連年國破羞青史，此日傷心易白頭。半壁撐持驚再誤，兩京剝復望同仇。定須江左夷吾出，高展

中興第一籌。

註：乙酉仲夏，即弘光元年五月。南都之變，即南京明廷之亡，時爲五月十日。傳聞至錢塘，最快亦應在中旬望後。按錢塘，即浙江之錢塘也。

庚寅九日遊將軍泉試茶

兜鑿峯下淺深龍，高興翻從僻處探。石壁湧開皚雪液，海門流合紫金潭。火試龍團歌七椀，泉同蟹眼誌雙甘。他山縱有菊花酒，爭似將軍茗戰酣（自註：活人舊傳蟹眼、將軍兩泉最盛。）

註：庚寅九日，即永曆四年（順治七年，西曆一六五〇年）重陽節。「金門

志」云：……巖緣舊開，第知有蟹眼、將軍二泉耳。蟹眼出太武山巖，泉激噴吸，象蟹眼之轉動；將軍出兜鑿山麓石壁間，故以爲號。……按兜鑿山，即今矛山，又名塔山或金龜山。將軍泉，因其上鑄有「將軍泉」三大字，旁「泮泉」二小字，故名。

大武山次丁少鶴刻石韻

溟渤之奇萃此山，欲嘯望眼一躋攀。幽巖舊是神仙窟，絕島今爲虎豹關。隔海鼓聲猶日競，勤王羽檄幾時閒。山靈未厭懷柔德，應護周家故物還。

悲秋思動強登山，峭壁懸崖次第攀。拂桂看詩憐苦韻，逢人濶論破愁關。見猜猿鶴偏因亂，偏識石泉總未閒。最喜客傳朝報至，捷書新自秦中還。

註：丁少鶴，泉州郡二守。明隆慶壬申，以汛事至金門，登太武山，題刻二時而去。若騰序以二律。時在永曆中葉，距今雖達數百年久，而今觀之，仍覺新穎；尤以「隔海鼓聲猶日競，勤王羽檄幾時閒。」二句，似乎爲當今局勢而寫，讀之令人無限感慨！

海印巖觀劇次和諸葛士年

名山蠟屐莫嫌同，髣髴桃源徑暫通。踏壁飛行鑊子骨，逢場作戲禪家風。知音豈在誤能顧，怯飲何妨時一中。喧寂醉醒皆幻跡，埃看滄海日輪紅。

註：諸葛士年，字士年，父葛，字公翰，晉江縣人也。唐王入閩，俾授翰林待

詔加監軍道，監鄭鴻遠師，出兵浙東。福州破，避居金廈，一意著述，有集二十卷，未見傳世。（見「金門縣志」等）

哭熊雨殷老師

出師未捷事蹉跎，胡越舟中俄反戈。爲喜晉登聽聽徑，終悲血灑鯨鯨窩。劉琨誤殺冤猶薄，孟玖讒成恨不磨。（自註：構禍者，閩人李輔國）同山長壘在，遺黎幾度哭經過。

遊萬石巖次壁間韻

憂亂愁懷鎖未開，偶攜勝友上高臺。層層寺向雲霄出，片片花從水石來。身世寄將洞口掉，道心清似雪中梅。何時便作太平逸，長此茗甌又酒杯。

庚寅仲秋初度登太武巖次蔡發吾前輩韻

奇觀十二豈虛哉，衰亂誰珍能賦才。興到狂歌頻看劍，人來載酒且銜杯。夜闌獨伴鷄聲舞，曉望何多蜃氣臺。孤矢半生成底事，堪堪白髮鬢邊摧。

註：海印巖，即太武巖，建於宋咸淳間，後屢重修，今尙存。該寺沿革，若騰有「重建太武巖寺碑記」，述之甚詳。蔡發吾，即蔡守愚，發吾爲其號也。金門平林人，萬曆丙戌進士，累官爲四川右布政，會六詔用兵兼綰九印，時有「九印召杜」之稱。（見「百一齋稿」等）

哭曾二雲師相閣部諱櫻

峻嶒品望著朝端，一木獨支顛厦難。誤倚田橫棲海島，忍看塞馬渡江干。何曾先去爲民望（原註：虜兵尙未渡海中，中左守將鄭芝莞先運賈入舟爲逃計，人心大搖。去不可止。師相姑遣家眷出城，而自誓必死。芝莞反出示自解曰：曾閣部先去以爲民望。）惟有舍生取義安。慙愧不才蒙寄託，展觀遺札涕洟漣。

註：曾櫻字二雲、江西人、丙辰進士。隆武時出仕。永曆四年（庚寅、順治七年、西曆一六五〇年）十月同魯王至中左所（即今廈門）。翌年三月

，清軍入犯中左，遂自縊死。江日昇「臺灣外記」云：「……時福建巡撫張學聖按泉郡，偵知成功往粵東，立咨駐泉中路總兵馬得功，統兵乘虛襲廈門。得功隨統轄騎兵，先從五通渡過。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島中鼎沸。成功妻董氏懷神主出，步行海濱，見船仔招之曰：『我董夫人也。』艤工林禮泊岸，背夫人落船。夫人曰：『那隻舡是莞爺的？』禮指以重載者是。夫人令泊其船。芝莞見夫人，忙請曰：『此戰艦也，不便居。請夫人到家眷船中，有人伏伺。』夫人知此船係芝莞積藏，識破機關，乃曰：『媳婦喜乘此船，今戰征時候，非此不可。』莞再三相強，夫人坐而不動。得功領五百餘騎往來馳騁，百姓奔竄石洞。原閣部會櫻，人勸其出遁。櫻笑曰：『吾今日猶得正命清波，幸也！遁何處？』自縊死。」以此與此詩互證，史料價值益增。

重遊萬石巖緣舊韻

山靈應喜混沌開，絕頂新成縹緲臺。歷落人烟堪指數，微茫海市欲飛來。石峯競簇參差筍，泉溜長澌不謝梅。到此幽奇看未足，僧雛何事促傳杯。

註：萬石巖，在廈門。「廈門志」云：「去東二里許，磊石插天，巖屋鑄間漁二字，旁有石洞，深可半里，紆迴曲折，泉流其中，廓處可坐數十人，名小桃源。李暉鐫水鳴韶三字於石上，異其聲也。……」

再贈林子濬用前韻

人情太似石尤風，偏向急程阻去蓬。鍾釜誰吟百步外，淄澠未辨一杯中。雲迷碧海魚龍醉，國在華胥蝴蝶通。時得同心相慰藉，滿腔愁緒散空濛。

林子濬別後見懷寄詩次韻酬之用相勉勵共保歲寒

俠氣稜稜露筆端，十年不放愁腸寬。談來千古心逾壯，別去孤舟興未闌。車笠已盟新雉站，鼎鐘須憶舊漁竿。太元新論竝傳世，難掩低昂楊與桓。

其二

依然碧水與青山，城郭人民改昔顏。畏爾後生如鶴立，慙余疎拙

伴鷗閒。文章字字關倫理，寤寐時時可往還。識得安身立命處，何妨辛苦寄人間。

次韻答卞生 其二

波中寶鼎棘中駝，風景令人感恨多。須信天心能轉換，可堪世事尚蹉跎。憐君元豹深霧隱，老我白駒迅隙過。一段襟期相領略，不虛聚首此山阿。

次韻答莊伏之

何處穩棲一畝宮，腥羶未洗怒羣雄。綱常全賴好男子，名譽半歸亡是公。破屋琴書風瑟瑟，空山薇蕨雨濛濛。知君不是耽枯寂，成敗興衰慧眼中。

莊伏之以詩贈別次韻酬之

高士逸棲烟與霞，我來幸接掛星槎。鍾山良玉炊難變，鮫室素綃染未加。已識淡交心似水，兼饒佳句筆生花。亂離悵爾音微隔，頻望飛鴻到海涯。

莊伏之夢余相過作詩見寄次韻答之

山烟海霧難無邊，久矣津梁望杳然。髀肉復生悲我老，身名不辱憶君賢。偏於幻夢存真契，更以長懷託短牋。讀罷新詩憎慨恨，掀髯抵掌是何年。

過曷山舊隱贈諸門人繼隱其中者

憶昔龍蛇此蜃身，重來爽氣拭秋旻。澗泉曲遶新門戶，山鳥爭呼舊主人。削玉石峯奇作丈，凌霜松樹老爲鄰。已聞逐鹿高才出，莫向桃源久避秦。

送曾杞望歸豫章 二雲師相長公

誰云異姓不同根，曾立君家深雪門。節義文章神作合，死生患難

道長存。饑寒十口天邊路，風雨孤墳海上邨。（自註：師相死，憐爾還鄉仍旅寓，幾人心事細相論。）

次韻答達宗上人

憶昔相逢臭味親，誰分德士宰官身。遭時翳景蒼天醉，老我繁霜白髮新。喪亂傷心空有淚，淒涼說法向何人。開樽喜接舊朋侶，偈語傳來字字真。

恭瞻魯王漢影雲根石刻

峭壁新題氣象尊，蛟龍活現跳天門，銀潢玉樣多分影，口葉葳蕤自有根。夾輔勳同山骨老，登臨興與墨香存。懸知底定東歸後，南國甘棠一樣論。

註：魯王「漢影雲根」石刻，應在永曆六年（壬辰，順治九年，西曆一六五二年）正月，至十年春間，王蹕金門時所書。遺跡今尚存；下題詩誌慨石刻，計有諸葛倬、吳兆煌、鄭纘祖、鄭纘緒諸作（參看拙作「魯王史蹟考察記」，若騰此時，未見列內。）

己亥元旦喜雨

一年舊緒夢中刪，侵曉簷前新水潺。旱魃潛蹤隨臘去，雨師灑道迓春還。洗兵應識天心切，潤稼漸紓民力艱。童叟懽呼今歲好，三杯婪尾亦開顏。

註：己亥，即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西曆一六五九年。

庚子元旦

庚子生來花甲勻，今朝庚子又回春。輪翻歲月催人老，鼎沸乾坤值我貧。清濁案中防別案，菀枯身外覓真身。黃金青史都無用，惟有靈明足自珍。

其二

鬢髮星星白欲勻，懶隨里社慶新春。拙招俗擯終須拙，貧畏人知故未貧。蝸角厭觀蠻觸國，蝶魂忘記牧君身。老莊大易一般旨，羞學

小儒席上珍。

註：庚子，即永曆十四年。

太文嚴貴人設醮

謾言報應事紛紜，皂白到頭終自分。每恨無人誅國賊，今知有腹負將軍。（自註：其人患腹脹殊劇。）鬼神懺徧皆供案，牲幣陳空總穢聞。驚聽奏章道士說，熊公訴帝怒如焚。

註：太文岩，在所城地半里，與太武嚴遙對，祀清水真人，即清水祖師。（見「金門縣志」）。

辛丑仲夏恭賀魯王千秋

瞻望壽星光陸離，岱宗祥靄亘天池。神呵十斛丹砂鼎，客醉千年白玉卮。鶴背吹笙子來晉，螭頭獻藥集安期。謾言好道非雄略，潛見躍飛貴及時。

註：辛丑，即永曆十五年之辛丑也；就此益信魯王庚子之苑不確。

辛丑仲秋初度王孟鄰茂才以詩寄贈次韻答之

不羨道家丹訣精，秋來剩得影衾清。年華荏苒隨流水，世態紛紛任沸羹。未死猶期天寤醉，雖貧莫與命爭衡。昔人風月思元度，我亦懷君同此情。

辛丑春重建太武海印巖，其秋落成矣。冬閏洪鐘特姻丈招同王愧兩諸葛士年來游，次蔡清憲先生舊韻。

勝賞雖遲猶小春，同游況復有芳鄰。不深花木枝枝秀，無大洞天曲曲新。泉故噴香迎茗客，石爭呈面待詩人。兩奇嗜好都經眼，澆盡世間萬斛塵。（原註：時久旱嘉雨旋即晴霽。）

註：辛丑，即永曆十五年。王愧兩，名忠孝福建惠安人，永曆十八年東渡臺灣，死於臺。諸葛士年，見前註。

大武海印巖，即太武巖，山寺之別稱也。明洪受「太武山十二奇記」云：「涿洲稱海國，中有太武巖，亦奇觀之所萃也，齊諧志之矣。……」

可見重九登高賞勝，武嚴是個好去處。

相 識

相識白頭渾似新，識他誰假又誰真。客歌下里宜居郢，漁愛桃源豈爲秦。爭李道傍群小子，買瓜取大衆貧人。自憐醜拙天生定，羞效西施病裏顰。

註：此詩含意甚深，讀者宜格外注意。

次韻酬張玄著 名煌言

會見中興績業新，爲君屈指數奇人。不教胡虜天同戴，羞效楚囚淚滿巾。名世精神侔海嶽，元勳地位配星辰。留侯應悔少年事，力士相從便擊秦。

註：煌言，鄞縣人，崇禎舉於鄉。爲魯王諸臣中武功最大而最忠貞之人，無怪若騰以「爲君屈指數奇人」褒之。

金 鷄 曉 霞

立石金鷄唱曉聲，曙光紅泛早潮平。暖蒸春髓浮元氣，小結仙靈幻赤城。棒日天真瞻咫尺，應時海亦象文明。晴霞五色濤千丈，穩載長更十二程。

註：按即「西嶼落霞」，西嶼即澎湖島嶼之一；余一度誤爲臺灣名勝。「澎湖廳志」云：「……或謂外臺海中有珊瑚樹，光氣上燭與日色相銜，故彩色爛爛異常，是說近之。」

澎 湖

海上三山未渺茫，竹灣花嶼鬱蒼蒼。白沙赤嵌紅毛地，綠葦黃魚紫蟹莊。仰首但瞻天咫尺，稱名合在水中央。古今多少滄桑劫，留得殘雲照夕陽。

六六沙灣小似舟，須彌大界一萍浮。收羅日月狂瀾裡，零落雲山古渡頭。春水漲時村散網，曉星明處客停舟。蓬瀛不信人間路，猶認

仙源是夢遊。

註：按此詩，可見若騰初渡澎湖，心情並不惡。詩中所舉「花嶼」、「白沙」、「赤嵌」等，皆係澎湖小地名。